

(明)陶宗儀 等編
● 上海古籍出版社

說郛二種

Z121.4

1

:4

說郛二種

四

〔明〕陶宗儀 等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說郛目錄

弓第二十一

青箱雜記 吳處厚

冷齋夜話 謩惠洪

癸辛雜識 周密

墨莊漫錄 張邦基

龍川別志 蘇轍

羅湖野錄 謩曉鑒

鶴林玉露 羅大經

說郛目錄

弓二十二

雲谿友議 范摅

說郛目錄

弓二十三

青箱雜記

一

公忘形交以一杯栗遺之斯亦昔人鷄黍編約之意乎

郎中曹琰亦滑稽辯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里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夷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娘座中無不大笑

龍圖劉燉亦滑稽辯捷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間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食曰絲哉燉應聲曰吾與點也

宋 吳處厚

燉又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燉謂曰馬何故遲筠曰只爲五更三言點綴也燉應聲曰何不與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馬徒步也

五代之際天下割裂太祖啓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收江南而吳越荆閩納籍歸覲然猶有河東未殄後太宗再駕乃始克之海內自此一統故因御試進士乃以六合爲家爲賦題時進士王世則遽進賦曰構盡乾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爲君之玉戶金闕帝覽之大悅遂擢爲第一人

青箱雜記

二

世傳潘閭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贈崔遵慶及第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猶重戴矣

天聖以前烏牘惟用光紗自後始用南紗迨今六年復稍稍用光紗矣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婿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的非臥房籠篋中物婿安得有之竟不與

世議馮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成節而余嘗采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

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結黨懷無敢奉使者宰相遷入道卽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謂墮於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爲

郭威遣道赴湘陰道語威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生不會妄語莫遣道爲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卽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又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而道發一言以

青箱雜記

三

對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爲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騁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蓋以其日有奔趨聞風卽至未嘗暫息故也

太祖廟諱匡胤語訛近香印故今世賣香印者不敢斥呼鳴羅而已仁宗廟諱貞語訛近蒸今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爲炊餅亦此類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故公帥兗州視事未三日孔目吏請公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在法賊吏悚而退

前世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復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爲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爲之則翰林侍讀與侍講學士自楊徽之邢昺等始也

梁祖都汴庶事草創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非

青箱雜記

四

創小屋數十間爲三館湫隘尤甚又周盧徵道咸出

其間衛士騎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至太平興國中車駕臨幸顧左右曰若此卑陋何以待天下賢俊卽日詔有司規度左昇龍門東北東廡地爲三館命內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尋下詔賜

名崇文院以東廊爲昭文館書庫南廊爲集賢院書庫而廊以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庫凡六庫書籍正副本八萬卷斯亦盛矣

嶺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

呼其父母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賓州奏案有民韋超男名首卽呼韋超作父首韋遨男名滿卽呼韋遨作父滿韋全男女名揷娘卽呼韋全作父揷韋庶女名睡娘卽呼庶作父睡妻作嬪睡

嶺南謂村市爲虛柳子厚童區乙傳云之虛所賣之又詩云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卽此也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爲虛不亦宜乎

又蜀有瘞市而閭日一集如瘞瘞之一發則其俗又

青箱雜記

五

以冷熱發歇爲市喻

昔人謂官至三品不讀相書自識貴人以其閱多故也本朝巨公呂文靖夏文莊楊大年馬尚書皆有人倫之鑒故其賞罰未嘗妄謬而任使之際亦多成功李勣曰無福之人不可與共事斯言信矣

翰林王公洙脩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王十九日錢二十日錢以嘉祐六年六月卒時王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蹇剝庶可以免灾侍郎掌公曰錢雖少年榮進晚卽滯留王雖早歲奇案

晚卽遷擢長短比折禍福適均王公竟不起

小說載盧樵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

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

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

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

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

有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

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

縟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艸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

青箱雜記

六

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
於前世燕許韋楊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
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
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朝
廟供應則忌籠野嘲嗜至於村歌社舞則又喜焉茲
亦與文章相類晏元獻公雖起田里而文章富貴出
於天然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
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
余每吟咏富貴不言金玉錦綉而唯說其氣象若樓

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
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語人曰
窮兒家有這景致也無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盛傳於世近代洛中致
政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韵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韻
合錄之曰鬢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
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推擁背借
力仗揩肩貌比三峰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
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餌石蓮耳聾如塞繚眼
青箱雜記

七

暗似籠烟宴坐羸凭几乘騎困驛鞭頭搖如轉旋唇
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將就木囊
橐尚貪錢膠睫乾眵緩粘髭冷涕懸披裘腰憊繫纏
手袖慵楂檻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
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鉢房教深下幕牀
遣厚鋪毡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小敲
喜磬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樂來須遺罷
到久相延裹帽縱橫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
感聽哀弦氣注屢還重風牽口便偏墓松先遣種

石預教鏘客到惟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壁

艾曝簷椽怒僕空睞眼嗔兒謾握拳心驚嫌蹴踏脚

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狹權厯似飽鳶觀瞻多目眩牽

動卽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錢已聞捐几杖寧

更佩韋絃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

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

轉夜無眠呼稚臨床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

訐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終

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沈欲雨天雞皮塵漸漬覩

青箱雜記

七

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差
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堦危索戒搏好生夾鳥網惡
殺折漁船旣感桑榆日當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
不贍狂顛

文章純古不害其爲邪文章艷麗亦不害其爲正然
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君子及
花艸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皮日休曰余嘗
慕宋璟之爲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及
視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

左氏傳曰魏大名也故魏府號大名府

楊文公談苑稱楚僧惠崇工詩於近代釋子中爲傑

出而歐陽公少師歸田錄亦紀其佳句則不甚多余

嘗見惠崇自撰句圖凡一百聯皆平生所得於心而

可憇者今並錄之書楊雲卿別墅云河分崗勢斷塞

入燒痕青長信詞云陰井生秋早明河轉曙遲送遠

上人西遊云地形吞蜀盡江勢抱蠻廻江行晚泊云

嶺暮春緩急江寒白鳥稀上谷相公池上作云歸舍

青箱雜記

八

學彈琴夜坐云香淺水生井宵分月上軒暗凝上人
云掩門青檜老出定白髭長送選客云浪經蛟浦淵
山入鬼門寒經綠公舊寺云遺偈傳諸國留真在一
峯塞上云河水堅度馬塞雪密藏腸喜長公至云久

別年顏改相逢夜話長隱者云多年不道姓幾日旅
移家宿東林寺云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上翰林
楊學士云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繩低柳氏書齋云著
書驚日短彈劙惜春深上王太尉云探騎通番壘降
兵逐漢旗田家秋夕云露下牛羊靜河明桑柘空舟

行云林斷城隍出江分島嶼迴寄梅蘇州云鎖城山

月上吹角海鷗驚宿楊侍郎東亭云卷幔來風遠移

牀得月多送程至云白浪分吳國青山隔楚天遊隱

靜寺云空潭聞鹿飲疏樹見僧行送錢供奉巡警云

劖佩明山雪旌旗濕海雲梅鼎臣河亭云曠野行人

少長河去鳥平宿肇公山齋云月高山舍迥霜落石

門深送盧經西歸云霜多秦木迥雲盡漢山孤濛梁

夜泊云夜闌潮動舸秋迥月臨城崔仰秋居云葉落

風中盡垂聲月下多贈裴使君云行縣山迎舸論兵

青箱雜記

八

雲繞旆早行云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秋夕云磬

斷更聲出峯迴鶴影沉書韓退之屋壁云移家臨醞

石租地得靈泉秋夕懷長公云秋近草蛩亂夜達霜

月低觀宴鄉老云海鷗聽舜樂山鬼醉堯觴贈素上

人云中食下林涼夜禪移塚狐晚夏云扇聲猶泛暑

宿翻經館清少卿房云梵容分古像唐語入新經題

工大保道院云鶴傳滄海信僧和白雲詩秋夕懷汪

自詩云寒禽栖古柳破月入微雲贈白上人云花漏

泥山月雲衣起海風喜陳助至云樓中天姥月座上

杜陵人冬日野望云人歸閭舍迥雁過渚田遙送人

牧榮州云山色臨巴迥江流入漢清春申道中云湘
雲隨雁斷楚路背人遙贈李道士云松風吹髮亂帛
溜濺暮寒栖霞寺云境閑僧渡水雲盡鶴盤空林逋
河亭云古路隨崗起秋帆轉浦斜楊秘監池上云食
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魏野山亭云嵐重琴碁濕風
長枕簟寒塞下云離磧雁衝雪渡河人上水寄白閣
能土人云夜梵通雲竇秋香滿石叢陝西道中云聞

青箱雜記

十

河雙鬢白風雪一燈青送防秋陽將軍云殺氣生龍

劍威風動虎旗瓜州亭子云落潮鳴下岸飛雨暗中

峯賀劉舍人云日纏黃道迥春入紫微深除夜云寒

燈催暎盡曉角喚春歸幽并道中云雁行沈古戍鶻

影轉寒沙送僧歸天台云景霽雲迴合秋生樹動搖

過陳搏舊居云亂水僧頻過草林鶴不還宿橫江館

云露館濤驚枕空庭月伴琴維邢道中云馬渡水河

潤鵬盤噴日高圓清寺秋居云驚蟬移古柳鬪雀聲

寒庭書平上人山房云松風傳夕磬谿霧擁春燈觀

南郊天仗云霓旌搖曙景鳳吹繞春雲贈義省上人

云坐石雲生袖添泉月入瓶昇平詞云萬國無刑治

三邊不戰平國清寺云暝鶴棲金刹秋僧過石橋呂

氏西齋云雲燒僧掃石風動鶴歸松劉參幽居云風

暖鳥巢木日高人灌園楊都官池上云竹風驚宿鶴

渾月戲春鷺書矯方屋壁云圭竇先知曉盆池別見

天送陳舍人巡撫云月露疏寒柝雲濤閃盡旛宿齋

上人禪齋云鶴驚金刹露龍蟄玉瓶泉春日寇宮發

池上云暄風生木末遲景入泉心七夕云河來天上

潤雲度月邊輕贈王道士云海人來相鶴山枕下聽

琴送孫荊州云畫鶴浮秋浪金鏡響夕雲江城晚望

云丹楓映郭迥綠嶼青江深題王太保山亭云危溜

含清瑟飛花點玉觴送李秦州云朱旗凌雪卷畫角

入雲吹晝上人西齋云孤雲還靜境遠簫發秋空李

太博山莊云圓碁分雪石汲井動金沙官中詞云井

寒春氣碧樓轉夕陰清送吳袁州云鳥暝風沉角天

清月上旗寄肇公云斜吹鳴金錫歸雲擁石牀塞上

云古戍生煙直平沙落日遲嗣上人云拂石雲離幕

嘗茶月入鑑舟行云遠輿迎檣出寒林帶峩廻送延

上人云來時雲擁衲別夜月隨筇馬躡淮亭云路黃

崗燒斷風轉浦帆斜上殿前戴太保云劍靜龍歸匣

旗閑虎繞竿高諳書齋云品畫逢名獄橫琴憶古賢

太一山云雲陰移漢瑟石色入秦天塞上送人云地

遙羣馬小天澗一鵬平范溶園池云江花凌霰老山

溜入池深獵騎云長風躍馬路小雪射鵠天高畧畫

院云古木風煙盡寒潭星斗深送段工部河北轉運

云渡河風動旆巡部雨霑車

青箱雜記

十三

冷齋夜話

釋惠洪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郎邪

東坡每日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耻爲五斗米屈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游城郭偶有羨于華軒漢高帝臨大事鑄印銷印甚于兒戲然其正直

冷齋夜話

明白照映千古想見其爲人問士大夫蕭何何以知韓信竟未有以答之者

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于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遂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是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校

舒王在鍾山有道士求謁因與棋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外不生舒王笑曰此特棋隱語

也

范仲淹少時求爲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廢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日飽去櫻桃重餓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前程雖戲笑之語亦愷悌渾厚之氣逼人况其大者乎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溪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

冷齋夜話

淵材游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其家在筠之新昌其貧至餧粥不給父以書召其歸曰汝到家吾倒懸解矣淵材于是南歸跨一驢以一簾挾以布橐橐皆斜綁其腋一邑聚觀親舊相慶三日議曰布橐中必金珠也子惟知其迂濶疑之乃問親舊聞淵材還相慶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橐中所有可早出以觀之淵材喜見眉鬚曰吾富可敵國也汝可拭目以觀乃開橐有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枚歐公五代史草藁一巨編

餘無所有

范堯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

則問寒暄而已僅掃榻奠枕于是揖客解帶對臥

久臭息如雷霆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覺常及暮

而去

趙閱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而居之禪誦精嚴如老

爛頭陀與鍾山佛慧禪師爲方外友唱酬妙語照映

叢林性喜食素日須延一僧對飯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冷齋夜話

三

王荊公居鍾山特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少坐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竊之故使人問司之者乃小兒適聚于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文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閭富貴如羣兒作息乃可耳

東坡嘗對歐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知與

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鶯鶯詩曰頸細銀鈎淺曲腳高緣玉深翹岸上木食

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洪駒父曰柳子厚詩曰勢靄一聲山水綠勢音奧

世俗乃分勢爲二字誤矣如老杜詩曰雨脚泥滑滑

世俗爲兩脚泥滑滑王元之詩曰春殘葉密花枝少

睡起茶親酒盞疎世以爲睡起茶多酒盞疎多如此

類

集句詩山谷謂之百家衣體其法貴拙速而不貴巧

遲如前輩曰晴湖勝鏡碧衰柳似金黃又曰事治閑景象摩杪白髭鬚又曰古瓦磨爲硯閑砧坐當床人

冷齋夜話

四

以爲巧然皆疲費精力積日月而後成不足貴也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遇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定林與客夜坐對人作詩曰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培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贈僧曰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欹枕有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

臥聽蕭蕭雪打窗人以山谷之言爲確論

唐詩有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陽文忠公愛之每以語客曰古人工爲發端心雖曉之而才莫

遠欲倣此爲一聯終莫之能以文忠公之才而謂不能詩蓋未易識也

崇寧元年元日粥罷昏睡夢中忽作一詩旣覺輒能記之日無賴東風試怒號共乘一葉倣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三月七日偶與瑩中濟

湘江是日大風當斷渡而瑩中必欲宿道林小舟掀舞向浪中兩岸聚觀胆落而瑩中笑聲愈高予紬繹夢中詩以語瑩中瑩中云此段公案三十年後大行叢林也

冷齋夜話

人

五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誠然哉山谷作酴醿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類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逼真處數聲柔聲蒼茫外

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時從東坡在黃州京師士大夫以書抵坡日聞公與詩僧相從真東山勝遊也坡以書示潛謂前

句笑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耳

王仲正言老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天棘非烟雨自是一種物曾見于一小說今忘之高秀實曰天棘天門冬也一名顛棘非天棘也王元之詩曰水芝卧玉腕天棘舞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王曰西風不入小窓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有和詩曰青燈一點映窓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

冷齋夜話

人

六

了諸緣如幻夢世間惟有妙蓮花

舒王晚年詩曰紅梨無葉庇華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又曰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謂予曰自獻橫陳事見相如賦荆公不應用耳予曰看楞嚴經亦曰於橫陳事味如嚼蠟

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荆公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繅成白

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桑疇雨過羅紈
膩麥龍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因知果譬如蓮花
方其吐華而果具葉中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曰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
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讀東坡詩曰花非識面嘗含
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黃魯直讀其
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曰老鳳垂頭嚶
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夫蠭旋磨冷官魚上
冷齋夜話

七

竹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凋爲譽直所稱賞
仲殊初游吳中自負一蓋見賣餚者從乞一錢餚與
之卽就買餚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
就覓錢皆相顧羞縮曰初不多辦來奈何殊日錢如
蜜一滴也甜

石曼卿隱于酒謫仙之流也善戲謔嘗出報慈寺馭
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驚遽扶掖鞍市人聚
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一鞭謂馭者曰賴我石
學士也若至學士顧不破碎乎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
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
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
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訴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
耶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
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牆腰
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
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冷齋夜話

八

癸辛雜識

宋 周密

王黼盛時庫中黃雀鮮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楹蔡京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童貫既敗籍其家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傳記載之以爲談柄近者官籍賈師憲第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官吏以爲不可久畱難載帳冊遂輦棄湖中軍卒輦或乘時竊出則他物稱是可想而知矣胡椒八百斛領軍轡一屋不足多也

癸辛雜識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克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鼎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楊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劉胡面黜黑似漆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

止楊大眼威聲甚振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呼云楊大眼至卽止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輒呼麻秋來卽止檀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禳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且圖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其形貼床壁無不立愈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翔於江氏之傍竟日乃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不能割戀於少艾稚子故化蝶以歸爾李商

癸辛雜識

嘗作詩記之曰碧桐翠竹名家兒今作翩翩蝴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鐸諫議知鳳翔旣卒有蝴蝶萬數自殯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官弔祭奠接武不相辨揮之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逾月方散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誣余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真成夢鏡裏鸞孤枉斷腸吹散玉簫人不見世間

難覓返魂香

楊太真小字玉環故古今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按李

義山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開如何漢

殿穿針夜又向窓中覲玉環荆公詩云瑤池森漫阿

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輿弄溟渤則是以西王母

爲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答

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

明皇遊月宮一事所出亦數處異開元中明皇與申

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視

玉城峩峩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

癸辛雜識 八

三

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唐
逸史則以爲羅公遠而有擲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
則以爲葉法善而有過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錢之事
幽怪錄則以爲游廣陵非潞州要之皆荒唐之說不足
問也

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已酉秋
千里抱疾危甚女刲股和藥疾遂瘳至次年春汲井
之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紫雲接
引而昇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奏於朝

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千里爲立仙姑祠
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數千人明年苦旱
里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以立爲宰頗疑有他因閱

故牒密遣縣胥廉其事適新建縣有闕氏者顧一婢
來歷不明且又旌義人因呼牙僧訊卽所謂鄭仙姑

也蓋此女初已定姻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

宛轉售之傍邑乃設爲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
以爲此耳昌黎謝自然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
俗所謂仙姑者豈皆此類也耶

癸辛雜識 八

四

三建湯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莫曉其命名之義比
見建上一老醫云川烏建上頭目之虛風者主之附
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憊者主之
此說亦似有理後因觀謝靈運山居賦曰三建異形
而同出蓋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爲側子二歲爲烏喙
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是知古藥命
名皆有所本祖也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
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指曰姑遊廣愛寺

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爲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者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卽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圍山載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主遊後苑乘小輦東向欲登城堞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卽時回華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字乃英宗御名也又起癸辛雜識

忠愍雜說載哲宗朝嘗創一堂退繹萬機學士進名

皆不可意乃自製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卽大位又晁無咎雜說言仁宗時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爲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爲未安復改之曰迎恩皆符英宗御名也已上數說未知孰是

簡槧古無有也陸務觀謂始於王荊公其後盛行淳熙末始用竹紙高數寸闊尺餘者簡板幾廢自丞相史彌遠當國臺諫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薦必先呈副

封以越薄紙書用簡板繳達合則繳還否則別以紙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賴其用於是旋易之以應謀習以爲常端平之初猶循故態陳和中因對首言之有文藁會稽之竹囊括蒼之簡正謂此也又其後括蒼爲軒樣紙小而多其層數至十餘疊者凡所言要切則用之貴其卷還以泯其迹然旣入貴人達官家則竟畱不還或別以他槧答之往者御批至政府從官則皆用蠲紙自理宗朝亦用黃封簡板或以象牙爲之而近臣密奏亦或用之謂之御槧蓋自古所無蔡辛雜識

癸辛雜識

或云韓信爲呂后所殺韓通爲杜后所殺韓侂胄爲楊后所殺韓震爲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於婦人之手亦異矣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爲松欽獨枯松每穗三鬚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粒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李義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得詩翠粒照晴露皆以粒言松也酉陽雜俎云五粒者當言氣

自有一種名五鬚皮無鱗甲而結實多新羅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鬚也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碑名多自稱弟子此已可笑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官而可使桑門橫經於講筵哉此尤可笑者然樊川集亦有敦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爲異

也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卽位頗疑北人有燬死者熙載

癸辛雜識

七

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

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斂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晝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於歌姬院捧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裴公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裴公

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袁彥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京

既以才猷自結上知遂縣文昌躋政府寢寢乎大用矣適誕辰客有獻詩爲壽云見說黃麻姓字香且壯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紀中書老欲強刑鼎豈堪金鎖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伯棠刑鼎指薛蓋以金科賜第仙翁指葛時已七十舊學則鄭安晚也此詩旣傳史聞惡之旋卽斥出

令人呼平章爲辨章見尚書大傳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爲辨章百姓韓文公袁氏先癸辛雜識

八

廟碑亦用辨章二字

今人呼麥麯爲來牟或曰牟粉皆非也廣雅云楚爲小麥然則來牟自是兩物說文云大麥牟也牟一作楚又作穀周之所以受瑞麥來牟卽今之大麥按小麥生於秋後二百四十日秀之後六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爲麯則溫麯則熟楚則冷

世稱父之友爲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耳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夫父